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易宏義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四

仲尼燕居

此與孔子閒居俱取篇首四字為名家語合燕居閒居為一篇篇名謂之論禮其詞小有異同陸氏佃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此孔子啓羣賢以學禮而因示以當學之意也縱言謂泛言諸事仲尼當燕居之時有子張子貢言游侍於側縱言而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試語女以禮使女以禮隨遇而施周旋流轉而無所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存於心而不中禮

則簡畧而謂之野恭見於貌而不中禮則致飾而謂之給勇發於氣而不中禮則好勝而謂之逆野與逆猶為直情徑行惟便給則徇外忘内實有害於慈仁而不可不重以為戒也鄭氏注曰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此言道貴於中而示以制中之要也卜子夏名商子曰師爾失之過而商也則又不及子產猶之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先對曰過不及皆非中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其惟禮乎殆莫有如禮者夫禮稱情而立文乃所以制中也蓋中者性之德也禮以節性故曰所以制中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此言盡禮即以盡仁也領猶治也饋奠喪奠也子貢既退言游進而問曰夫子言禮以制中敢問禮也者殆所以管領其惡而成全其好者與子曰然然則所謂禮者何如子曰郊天社地之義所以反始而仁鬼神也秋嘗夏禘之禮所以追遠而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致哀而仁死喪也鄉射鄉飲之禮所以致讓

而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合歡而仁賓客也仁之發而禮行焉固非徒外之文而已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此申言郊社之禮之重也子曰人誠明乎郊社之義與嘗禘之禮則推以治國有不猶指諸掌之易見者乎蓋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以天地祖宗之心為心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天下不難治矣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此言禮之周流無不徧也父子孫為三族禮無乎不在是故以之居處有禮則長幼以序而無不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則三族以睦而無不和也以之朝廷有禮則官爵以列而無不序也以之田獵有禮則蒐狩以時而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則果毅以昭

而武功成也

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此承上意而廣言之也惟禮寓於事是故宫室所以居身而有以得其度有所居不可無所養故量與鼎有以得其象味亦有以得其時有所養不可無所安故樂以安乎心而有以得其節車以安乎行而有以

得其式由是幽而事鬼神則有以受福而得其饗明而治喪紀則有以自致而得其哀出而從辨說則有以察倫而得其黨居官則稱職而有以得其體政事則從善而有以得其施以至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蓋未有不得其宜者方氏慤曰宮室得其度如奥為尊者所居阼為主人所立寢則無侵房則有方之類量得其象如左為升以象陽升右為合以象陰合仰為斛以象顯而承覆為斗以象隱而庇鼎得其

象如口象有所安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竒其數而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之類樂得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之類鬼神得其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言語發於飲食居處衣服之類辨説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

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不及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

筴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此反言以結上文見治國不可無禮也倀倀無定向之貌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所由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禮以為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者無人為之相步倀倀乎其何之譬

如終夜有所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果無禮則手足將無所措耳目將無所加進退揖讓將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其別閨門則三族失其和朝廷則官爵失其序田獵則戎事失其策軍旅則武功失其制以至於宮室則失其度量鼎則失其象味則失其時樂則失其節車則失其式鬼神則失其饗喪紀則失其哀辨說則失其黨官則失其體政事則失其施與夫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未有不失

其宜者如此而為君則必無以倡率而和其衆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象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此合語三子以禮而即饗禮之大者推之也事之習其儀也縣樂器之縣於筍簴者興作關止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采齊樂章名振羽振鷺之詩也孔子有見於禮之當學呼三子而教之曰敬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禮之通行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人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躬行實踐可進於聖人之禮樂矣當兩君相見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樂之縣者以作復揖讓而升堂升堂則主獻賔賔卒爵而樂止賔酢主主卒爵而樂又止樂工於是升堂而歌文王清廟之詩堂下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以籥吹禹之大夏依次而興於是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而後君子於禮之行即知其仁焉行而周旋中乎規折旋中乎矩登車則和鸞之聲與采齊相應送賔之出而歌雍詩禮畢徹器而歌振鷺是可以見君

子相與無一物而不在乎禮矣入門而金作欲其以情相接也升歌清廟欲其以德相讓也下而管象欲其以事相成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但以禮樂相示而意其可知也已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丼前仁鬼神以下之五者而為九也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案諸儒釋此經其說不一惟吳氏為得經意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此申言禮樂之義也子曰禮也者事得其理也樂也者情得其節也君子惟無理不動而無節不作此禮樂所以皆得也而行禮又有資焉不能詩則於禮無辨而失之繆不能樂則於禮無文而失之素薄於德則於禮無實而失之虛葢禮以治人之情而其用以和為貴故通於詩與樂也德者行禮之質如云道不

虛行矣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此言禮在人行又因荅問以申上文之意也制度俎豆几筵之屬文為登降獻酢之屬窮猶塞也子曰凡制度之可遵者在禮文為之可見者在禮推而行之

其在於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之但以樂稱意者其窮於禮與子曰是乃古之人與盖古之人而未可輕議也夫禮樂之道相為表裏若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質而無文是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是謂之偏惟夔為典樂之官職在達於樂而不必其達於禮是以流傳於此名也盖洵乎其為古之人而未可輕議也徐氏師曾曰伯夷典禮嘗讓於夔此豈不達於禮者夫子之答可謂婉而章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此言政不外於禮樂也前猶昔也子張因論禮而問政蓋疑其有二道也子曰師乎前吾不嘗語女以禮樂乎君子既明於禮樂則由是舉而措之而政不外焉矣案政者正也禮以正人之身樂以正人之心歐陽氏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

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此言禮樂不外於吾身也筵席也綴兆舞列也物事也體猶理也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錯之則禮樂當有不止如前所云者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備升降酌獻酬酢之文然後謂之禮乎

爾以為必行綴兆興作夫羽籥鐘鼓之器然後謂之樂乎夫禮樂不在繁文而在實德言而履之則順乎當然之序是即禮也行而樂之則得乎自然之和是即樂也君子致力於此二者南面而立以施於有政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外則諸侯来朝内則萬事皆從其理而百官莫敢有不承事而盡職者矣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

有序古之義也

此言禮必有義以見興與治之相因也目巧謂不由法度但據目力之巧也惟禮可錯諸政故禮之所興乃衆之所由治也禮之所廢即衆之所由亂也先王制禮雖甚苟簡而為目巧之室則必隅有奧而階有阼席之設則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乘車之法則君在左而勇士在右行之次則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立之位則天子南面公侯而下各

有其序此皆古人制禮之義也

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廢與亂之相因也此塗謂禮也禮以義起如此

是故室若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若無上下則亂

於席上也車若無左右則亂於車中也行若無隨則亂於塗閒也立若無序則亂於位次也昔聖帝明王諸侯所為辨爵之貴賤齒之長幼地之遠近人之男女位之外内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以出信乎禮之不可以弗興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而昧者以明有昭然若發其矇者矣吳氏澄曰矇謂以巾冪其目發者徹而去之石梁王氏謂此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也

孔子閒居

此篇言詩先以為民父母而後繼以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此言為民父母之實不外於禮樂也詩大雅泂酌之

篇凱弟樂易也孔子當閒居之時有子夏侍於側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果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欲為民之父母乎是必通達乎禮樂之本原有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其道廣被於天下而憂其民者無不至凡四方有禍敗之釁必先知而豫防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此詳言五至之目而及其妙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子夏曰所謂民之父母者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以謂之五至子曰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真切為民而志以至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而詩亦至焉興於詩而履之即為禮故詩之所至

而禮亦至焉立於禮而樂之即為樂故禮之所至而樂亦至焉樂民之生則必哀民之死故樂之所至而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應感無迹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且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且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而上下同流夫是之謂五至鄭氏注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詩謂好惡之情也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案五至雖列言之而實不外於禮樂二者志與詩所以原其始哀則

所以推其終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此言三無之實而證以詩也其當依詩作基始也宥寬也密靜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手行為匍

伏地為闔子夏曰所謂五至者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以謂之三無孔子曰凡樂皆有聲而和之至則為無聲之樂凡禮皆有體而敬之至則為無體之禮凡喪皆有服而哀之至則為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若求其類於詩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夙夜積德以基天命者宏深靜謐此無時而不和無聲之樂也邶風栢舟之篇言威儀各極其盛斯簡擇可以不

施此無動而不節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言凡民有死喪之禍即急遽以助之此哀不必見於服無服之喪也案無聲者樂之至無體者禮之至無服者哀之至不言志至而詩至者以志未形於詩乃所謂禮樂之原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於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此言五起而及其效也起猶發也恕視人猶己也施延畜養就成將大也子夏曰三無之道而詩與相近如此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豈言盡於此而已更無可

以形容之者乎孔子曰何為如是而遂盡也君子之服行此三無也抑猶有五者以起發其義焉子夏曰所謂五起者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乃天下之至和故覺氣志之不違無體之禮乃天下之至序故覺威儀之遲遲無服之喪乃天下之至哀故覺内恕之孔悲而不違又非强合之謂故無聲之樂而氣志於是乎既得遲遲又非怠緩之謂故無體之禮而威儀於是乎翼翼孔悲又非偏愛之謂故無服之喪而直施

及於四國有所得於己必能無所失於人故無聲之
樂而又見其氣志之既從有所凛於中必能無所非
於外故無體之禮而又見其上下之和同有所施於
近必能無所遺於遠故無服之喪而又見其畜及乎
萬邦信從者多則聲名益著故無聲之樂而又見其
日聞於四方和同者衆則德業益臻故無體之禮而
又見其日就而月將畜養者廣則功化益彰故無服
之喪而又見其純德之孔明至於日聞四方而吾之

心尤有方興未艾者故無聲之樂而終見其氣志之既起至於日就月將而吾之德尤有久而愈大者故無體之禮而終見其施及於四海至於純德孔明而吾之澤尤有被於無窮者故無服之喪而終見其施於孫子焉吳氏澄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

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此言三王合德於天地而引詩以為湯證也勞者勤恤之意詩商頌長發之篇齊會也合也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日齊詩作日躋九圍九州之界也

子夏曰古有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德何如斯

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三王之王也未嘗以位為樂唯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唯天至高而無私覆地至厚而無私載日月至明而無私照三王能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商自契以來已為天命所向而未嘗有違至湯而後與天齊成此王業盖湯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以齊升昭假於天久而不息唯上帝是敬帝故命之以為法於九州此湯無私之

德也案此由為民父母而進言之即易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者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形猶迹也露猶發也天運無窮有四時而天道著矣凡夫春秋冬夏之遞嬗風雨以為舒霜露以為斂無非至教之所在也地氣皆天氣也天之神氣地實載之神氣莫著於風霆風霆流造

化之形而庶物於以露生焉無非至教之所在也案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神氣也地載神氣與大傳乃順承天同義聖人父天母地而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猶斯指也夫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參於天地也者欲家語作有物有開作其兆或以為字之訛也詩大雅嵩高之篇嵩詩作崧嶽謂五嶽峻詩作駿甫甫侯此謂宣王時人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翰幹也聖人唯無私故清明之天德在躬則其氣志自有如神之應凡所願欲之事將至天必有開發朕兆而豫示其幾者若時雨將降而山川先出雲也其在詩曰嵩然而高之嶽其峻上至於天由是降其神靈生甫侯及申伯

而皆為周之楨幹于四國之患難則藩蔽之于四方之德澤則宣布之此由文武有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以興周也案此詩本美宣王得人之盛而歸德於文武者推所自而言之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言三代固以無私之德王天下而又本於先德也

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負牆見文王世子三代之王也於末王之先其祖宗必先有實德以著令善之聲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子夏聞夫子之言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父母斯民德參天地之道如此弟子雖不敏敢不奉順而勿失乎案此亦宣王之詩而取類明之文德亦凱弟之意洽此四國即為民父母可知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四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五

坊記

坊與防同水隄也篇中雜引孔子及六經之言皆以禮防民之義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此言君子以道坊民乃一篇之綱也辟讀為譬子孔子也子言之君子之以道治民也譬則水之有坊與夫人情易流而仁義每苦於不足道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而民猶且踰之故君子有禮以坊其德有刑以坊其淫有命以坊其欲案命者天之教令也命以坊欲即孟子性也有命焉之意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此言為民貧富之坊也約猶窮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子云小人無道以安貧貧斯氣歉而約無德以守富富斯氣盈而驕約斯苟得而為盜驕斯犯上而為亂此皆人之情而禮則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雖富而不足以驕雖貧而不至於約雖貴而不慊於上故亂於是乎益亡

案先王之法田里有制等威有辨所以杜亂萌者豫

矣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此亦言坊民貧富之情也貧而好樂論語無好字衆謂家族衆盛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毒螫蟲也都城都邑之城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子云人有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衆而能安寧

者天下其不多見矣詩云民之欲亂有寧為荼毒之
行而不恤者故先王之制大國出車不過千乘卿大
夫之都城不過百雉其家之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
可謂嚴矣然其弊也諸侯猶有倍畔者案古人引詩
多斷章取義今第依文解之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此言禮之坊民也子云夫禮也者所以章其似同而

異之疑别其似明而隠之微以為斯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而不相陵衣服有别而不相淆朝廷有位而不相越則民興於讓而靡所争矣葢禮達而分定故民有遜心易曰履和而至即此意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此亦言章疑別微之道也詩逸詩也盍旦即鶡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子云臣之於君未有不統於一者是故天無二日則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則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於楚越之王則外之書卒而不書葬禮君不稱天以避天子大夫不稱君而稱主以避國君恐滋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之鳥欲反晝夜之常人且猶惡之又況於臣之欲犯上

者乎子云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君之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而亦不同服者示民無混淆之嫌也以此坊民而民猶或有以同姓而弒其君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此言辭受之坊也食祿也浮溢也子云君子於爵也辭貴而不辭賤於祿也辭富而不辭貧則能廉且讓

而亂於是乎益亡故君子與其過乎分而使食浮於人也寧不及乎分而使人浮於食寀人浮於食即辭富居貧之意言貧富則貴賤可知盖古人之處富貴恒有懼心焉故每食無餘不失為賢者而素餐之誡詩人所為咏歌以見志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袵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此言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巳終也子云下之爭應化於上之讓而有未易言者如觴酒豆肉讓其美而受惡所以老老也而民猶至於犯齒袵席之上讓其上而坐下所以貴貴也而民猶至於犯貴朝廷之位讓其貴而就賤所以尊君也而民猶至於犯君況又可不率之以讓乎詩云凡人之不善者相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始於受爵不讓而終至於亡其身此可以為戒也方氏慤曰禮

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袵席以犯貴言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此言教讓之道也子云君子惟不驕能貴人而賤已惟不爭能先人而後已則民於是乎作讓故稱人之君尊之曰君自稱其君謙言曰寡德之君陸氏佃曰引此者著於君尚如此其他可知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此言以仁厚之道坊民也身没國事曰死為國事而出亡在外曰亡詩邶風燕燕之篇先君謂衛莊公畜詩作勖寡人莊姜自謂子云君有利禄及人能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化於仁厚而不偝能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勉於忠義而可以託詩云惟先君之思以

勖勉寡人此其義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偝棄其死老弱號呼而無所控告者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此言舉善以勸民之道也貴人謂貴有德之人子云有國家者貴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尚能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藝故君子務實而常約言小人務華而常先言案約言云者謂非口惠而實不至

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言為上者之貴乎同民也詩大雅板之篇子云上施政教必先參酌乎民言則合於人心所同然下咸戴上而有如天之所施矣若上不酌民言則或拂於理而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是慢乎上而亂也故君子

本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必重詩云古之賢人有言詢及於芻蕘之賤者蓋民心至愚而公所謂清問下民者此矣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此言讓善引過之道也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

體又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度謀也詩作宅子云君子有不矜不伐之德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已則民於是乎不爭抑非特不爭而已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已則怨於是乎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其體兆無凶咎之辭是可以見不爭不怨之意也且又非特亡怨而已善則推以稱人過則引以稱已則民於是乎讓善詩云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是鎬京志已先定乃決之於龜而武王遂築成之是臣之歸

美於君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言為臣子者讓善引過之道也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大誓亦周書子云為臣者善則推以稱君過

則引以稱已則民於是乎作忠君陳曰爾有切於事之嘉謀合於道之嘉猷入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凡此謀此猷皆我君之德於乎有臣如此是為良臣而君之名亦顯哉子云為子者善則推以稱親過則引以稱已則民於是乎作孝大誓曰予若克紂非予武功實惟朕文考無罪紂若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實惟予小子無良案讓者禮之實也書稱堯德曰允恭克讓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而況為臣子

者乎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此言人子繼述之孝也弛猶棄忘也高宗本非書篇之名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言乃讙見周書無逸篇讙與歡同本作雍子云惟君子為親者諱而善則歸親故弛棄其親之過而敬述其美於父之沒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斯可謂孝矣書有云三年其惟不

言言則天下皆喜悅之此亦以見高宗之能守成也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不應孔子自引論語因知皆後人為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

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此類言孝道也微諫幾諫也詩大雅既醉之篇匱乏
也又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貌瘉病也
書商書大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子云人子承順親
命之時不可稍存忿戾之色父母有過則微諫不倦
至於勞而不怨斯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事親之心無
窮也子云人子誠和睦於父母之黨則親心克慰可
謂孝矣故君子因欲致其和睦於是乎會聚黨族而

為燕食之禮詩云惟令善之兄弟能寛容而綽綽有裕若不令之兄弟則交相為病此睦與不睦之異也子云於父之執友止可以乘其車而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推致其孝也子云人子於親能敬必能養若僅云養而已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而將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所立之位所以別尊卑而厚其敬也書云君之不君必至於忝厥祖則子豈可以慢其親乎案不敬何辨與論語意同犬馬小人皆能有養

故君子以敬親為要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此言曲體親心之孝也戲謂如孺子言笑者子云人子當父母而在不自稱為老言所以孝於親而不言所以慈於子閨門之內可戲以致親之樂而不歎以啟親之憂君子以此坊民所以教孝者至矣而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者棄子孝父慈各有其道至於

此薄而彼厚乃民情之流失非謂父不當慈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此言教民以孝之道也追孝猶言追養繼孝子云長民者在朝廷尊嚴之地而猶敬老誠以老之近於親也民於是乎感之而作孝而又必以身示教焉如祭祀有尸以象其生也宗廟有主以寓其存也皆以示

民有所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於無窮也以此坊民而民猶有忘其親者案程子謂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故必兼而言之示民有事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此言示民以敬義之道也祭器籩豆簋鉶之屬易既濟九五爻辭禴祭祭之薄者詩大雅既醉之篇子云主人致敬於客則用祭器以饗食故禮主於敬君子不敢不及而以菲廢禮亦不敢過而以美没禮觀於食禮主人親饋以敬客則客祭饌以敬主人若主人不親饋則客亦不祭且非特不祭而已君子之爲客苟於其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之殺牛轉不如

西鄰之禴祭為能實受其福詩云君子之燕饗既醉以酒而又既飽以德以此示民而民猶有爭利而忘義者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賔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此言祭祀之道也承奉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子云將祭之時七日散齊三日致齊奉一人以為尸過之者必趨走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俱設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薄在上而厚在下示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之時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而尸飲三然後主人獻賓而衆賓飲一尊者多而卑者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肉會宗族之昭穆而共為燕飲所以教民和睦也禮各

有義如此故堂上觀乎室中堂下觀乎堂上而無不當於禮者詩云禮儀盡合於法笑語盡得其宜其此之謂矣𥙊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又尸以象神賓以助祭故於飲之多少以示上下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此言喪葬之禮也子云賓自外而入其禮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其禮每加以遠以喪禮言之浴則於中霤飯則於牖下小斂則於户内大斂則於阼殯則於客位祖則於庭葬則於墓所以示漸即於遠也殷人既封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所以示民不偝其死也子云死者民之終事也禮宜求其曲盡反而

亡焉失之矣故弔從吾周以此坊民則送終之禮備矣而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所謂每進以讓者如此此以賓禮起喪禮下故不復言賓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此言追孝之道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明年春里克弒其君卓子子云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而不忍遽代父為主人者所以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未敢以君位自居者所以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而子猶有弒其父者案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鄭注在反哭之時據既夕禮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是也未没喪不稱君卓子弒於獻公卒之明年而書其君卓據

春秋傳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是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此言事君父之道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鄭注二當為貳如左傳卜貳圉之貳猶副也子云為子弟者必孝以事其君弟以事其長示民不敢貳於君長也故世子有君不急於為政而謀仕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已代之則命龜之辭得稱君之貳其而已夫人倫莫重於君父喪父斬衰三年喪君亦斬衰三年此可見忠孝一原而示民以不疑也父母在則人子不敢自有其身不敢自私其財此可見家無二

主而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至尊於四海之內無容禮亦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主人之階即位於堂示民以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雖有饋遺貢獻不及車馬示民以不敢專其財也以此坊民則子臣之道著矣而民猶有忘其親而貳其君者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

賁祿而賤行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也禮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而後以幣帛行其情也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子云古者相見之禮所為必先於幣帛也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也若先財而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遽行情則民必習於爭故君子於人之有饋者或有故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禮也易曰

不耕穫不菑畬取凶也必矣以此坊民民乃猶有貴祿而賤行者案易文本謂不於耕而計其穫不於菑而望其畬為无妄之意此則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無勞而食祿也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此言利不可盡之道也詩小雅大田之篇禾束曰秉
未束曰穧與今詩文小異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
也詩邶風谷風之篇葑菲菜名子云君子不盡利於
已而以遺其民詩云彼有遺餘之秉把此有不收斂
之鋪穧伊惟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以為利故君子仕
而受祿則不復稼田而取獸則不復漁食四時之膳
則不復用力以求珍羞大夫則不坐羊士則不坐犬
詩又云采葑采菲無并取其下體則德美之音無有

非違而可與同至於死以此坊民民乃猶有忘義而

爭利以亡其身者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

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

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

猶有自獻其身

此言禮以為男女之坊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

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克能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
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子云夫禮本以節性而坊
民之淫辨分而章民之别使無曖昧可嫌之行以為
民之紀者也故男女之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殆恐
其無别也詩云伐柯將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將
如之何匪媒必不得蓺麻將如之何必先横從以治
其田畝取妻將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以此坊民民

乃猶有自獻其身者案禮始於謹夫婦男女有别乃所以使人知自貴於物也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歸妹則凶而女歸則吉夫君臣朋友之際胥可於是而類推之矣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此言婚姻瀆亂之坊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子云取

妻不取同姓所以厚其别也故買妾若不知其姓則必卜之以此坊民而魯之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案注疏依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吴㽞當云夫人姬氏㽞以諱取同姓故去姬曰吴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孟子葢其且字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此言男女無别之戒也陽侯繆侯鄭云其國未聞子

云禮以别男女若非祭則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
侯猶殺大饗之時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自此而大
饗遂廢夫人之禮案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尸酢主
婦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
姓使人攝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
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
民猶以色厚於德

此言嫌疑之坊也子云寡婦之子若其行誼弗著見於當世則弗與之為友君子以避嫌而遠之也故朋友之交值主人不在非有喪病之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乃猶有好色厚於好德者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此言遠色避嫌之禮也好德如好色鄭注此句似不足漁色謂内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如漁者之捕魚而無所擇也子云人之好德能如好色之誠則其德進矣諸侯不内取於國中以漁色故君子必遠色以為民紀如男女授受則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而微偕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則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於夜而哭婦人有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所以疾與疾之所在也以此坊民民乃猶有淫泆而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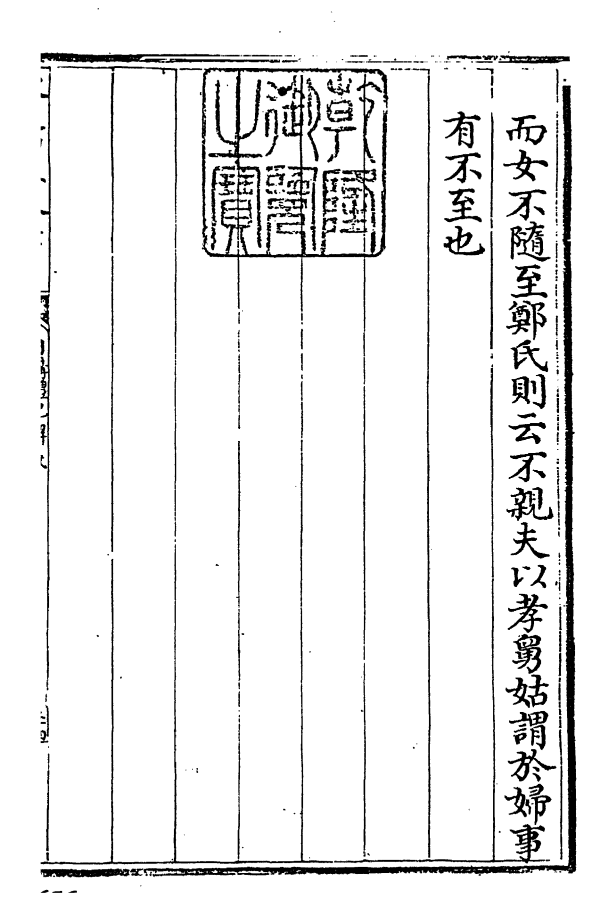
於族者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此言親迎之坊也舅姑女之父母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承進也子女也

子云古者昏禮壻親迎之日見於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戒之曰夙夜無違命又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而婦猶有不至者案不至或謂親迎

而女不隨至鄭氏則云不親夫以孝舅姑謂於婦事有不至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六

中庸　朱子章句

表記

名曰表記者鄭氏謂其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也昔孔子以言立教而天下萬世皆取法焉方氏慤曰篇中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稱子曰者四十

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此言君子之德之有本也子昔周流不遇乃推本於脩德而言之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夫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其隱而顯也蓋有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者夫亦密於内治而已矣案隱而顯即不顯亦臨之意孔氏以為道德潛通聲名顯著者非是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此言君子檢身之道也甫刑即呂刑周書篇名躬書作身子曰君子之脩身有要故動容貌則不至失足於人正顏色則不至失色於人出辭氣則不至失口於人夫然故君子之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能敬恭戒忌自無有可擇去之言在躬蓋言

謹也案此承上節而言以敬以義聖學之始終備矣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此言行禮有文質之異宜也裼襲見曲禮子曰君子之於喪服或初裼而後襲或初襲而後裼未甞相因而不改也欲民之審於節文而無相瀆也案聘禮初行聘時賓襲執圭聘訖受享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是裼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

是賓介亦裼襲不相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此言祭與朝之宜慎也子曰祭極敬乃所以交神不可繼之以樂而散其誠朝極辨乃所以定分不可繼之以倦而紊其節此惟終始如一者能盡禮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此言君子行已之善也子曰君子之謹慎即以辟禍篤實即以不揜謙恭即以遠恥皆能脩已者所自致

也張子曰篤實自有光輝如何可揜鄭注訓揜為困廹與辟禍遠恥是一類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此言君子主敬之功也偷謂苟且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子曰敬者德之聚也君子惟外莊内敬則檢攝密而日強若内安外肆則坊閑廢而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之暫使其躬儳焉而如不終日者誠欲制外以養

其中也案莊敬日强二語至為精粹與丹書敬義之旨相發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此言朝祭之晋不外於一敬也見君謂外臣若内臣常朝不擇日月子曰朝祭禮之大者將祭必三日齊七日戒而後可以事鬼神將朝必卜筮擇日月而後可以見君皆恐民之或有不敬也案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周官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

蓋互言之而義相備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此言人情之敝於所褻也疑有闕文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若狎侮乎人至於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也

案書云德盛不狎侮匪徒以辟禍也而所以守身者在焉矣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此言交際之宜敬也易蒙卦辭子曰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則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則不相見也盖辭以明謙贄以著敬皆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童蒙之求教必誠敬如初筮斯告之以治其蒙若如再三筮之瀆慢則有不必告者是交際之不容相褻也審矣吕氏大臨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贄

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此言仁義禮之為用大也報注謂禮也子言之仁也者主於愛而莫不仰之是天下之表也義也者主於辨而莫不畏之是天下之制也報也者主於往來而莫不安之是天下之利也槩天下之表如云建其有極也夫聖人者能以天下為一家亦仁而已矣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此申言報者天下之利之意也詩大雅抑之篇大甲商書篇名子曰報以稱其所施也必以德而報德則民有所勸而務於施德必以怨而報怨則民有所懲而不敢施怨詩曰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大

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安寧而必報乎后后非民無以辟於四方而必報乎民皆此義也惟人情易失其平而末世恒趨於薄子故曰苟以德而報怨雖不足以有所懲而衆將德之則猶寛身之仁也若以怨而報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則是刑戮之民也陳氏澔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孔子之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

此申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也置猶立也子曰人情不能無所為而為若其無欲而自然好仁無畏而自然惡不仁者求之天下一人而已矣故君子議道必自已務全乎所性也而置法則以民不强其所不能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此言為仁者之等也鄭注謂道有至下脫一有字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其事功而每異其情實故人有與仁同功而不必本于情者其仁尚未可知也必與仁同過而情不可以偽為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性之而安仁知者反之而利仁畏罪者假之而強仁此正

功同而情異者至於道之當然爲義仁者右也道者
左也夫仁義之相須如左右手仁者人之心而道者
義之迹也厚於仁者薄於義則人愛之而親而不尊
厚於義者薄於仁則仁畏之而尊而不親以其有所
倚焉故也是故道有至焉有義焉有考焉安仁者得
乎至道而可以王利仁者得乎義道而可以霸强仁
者得乎考古之道而亦可以爲無失道不同而仁之
分量亦判矣桒仁無所不統故曰知者利仁又曰義

道以覇也厚於仁厚於義猶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矣既曰仁有三又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者所謂合而言之道也

子言之仁有数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此言仁之所發有淺深而效亦有近遠也率循資取

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君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閲容也皇詩作遑暇也子言之仁以推恩而各有其數義以制事而各有其長短小大如有可惻之事感于外而中心不勝其憯怛是視人猶已而為愛人之仁也循古人之法而勉强行之是取人以為善而為資仁者也詩云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蓋有事于詒孫之謀而以燕安翼輔其子惟武王能盡君道哉是為數世之仁

故所及者遠也國風曰我今且不見容何暇憂及後世是為終身之仁故所及者近也案中心憯怛即安仁利仁之意率法而強之即強仁之事呂氏大臨曰言仁而及義者仁之數亦義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此言仁道之難盡君子之責人宜恕也子曰仁統四

端兼萬善其為器也至重與人俱生相為終始其為道也甚遠舉者莫之能勝行者莫之能致是體事而無不在而取數多者仁也欲全體不息以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苟以義之盡者度人而欲其能勝能致則難乎為人若以人望人則就其所舉所行而其中之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此言君子當自勉於仁也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儀度圖謀也小雅車舝之篇景行大道也俛焉勤勉之貌子曰人固有中心安仁而舉之能勝行之能致者求諸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之在人其輕如毛似為易舉而民實鮮能我今從而謀度則克舉之者

惟仲山甫耳蓋其全體自盡雖相愛者莫能助之是可以見安仁者之難得也小雅曰高山為人之所仰景行為人之所行夫子讀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其立志而鄉道而行或竭才而中道而廢是忘乎身之既老而不知將来年數之不足也有俛焉而唯日孳孳直至於斃而後已者此亦庶幾乎任重而致遠矣案安仁者不可以强而能而好仁者可以勉而至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夭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此言成巳之仁以示當勉之實也情誠實也詩大雅抑之篇子曰仁之難成也久矣惟人人皆行私意而失其所當好故仁者雖有過而亦易辭也子又曰人得乎行仁之資即可為寡過之法如恭則不侮而近

於禮儉則不奪而近於仁信則不欺而近於情果能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亦不甚矣夫恭足以寡過情可以取信儉易以自容以此而猶失之者不亦鮮乎

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所當致力於此以漸進於成德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

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此言成人之仁之道也愧人我愧之也愧恥彼自愧也小雅何人斯篇遂猶成也德在於內行接於外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鶘也俗名淘河子曰仁之難成也久矣唯有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聖人之制行以立教也不制以己而欲使人盡與能使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及者有所愧恥以行其立教之言而又謹禮以節之惇信以結之著於容貌以文之辨於衣服以

移之資於朋友以極之欲民之壹志於仁不至於成焉不已也如此而猶有不為仁者詩云是豈不愧于人乎不畏于天乎夫所謂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何也誠以飾於外者必本於内是故君子既服其服則必文之以君子之容既有其容則必文之以君子之辭既遂其辭則必實之以君子之德是故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而必悉求其能稱是故服衰

麻之喪服則必有哀色服端冕之朝服則必有敬色服甲冑之戎服則必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之上竊魚以食而未嘗濡其翼與彼其之子竊位而居不克稱其服者何異然則小人之所安爲君子之所恥也必矣陸氏佃曰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呂氏大臨曰人人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

道則仁不難成矣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此言義道之公乎天下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合貴與賤莫不率由而皆有事於天下如天子至貴必親耕籍田供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法之末有不各勤其職以輔事於天子者案傳曰小人勞力其為義也固也先王之世臣不虛榮而主不虛貴貴

賤皆有事於天下所以為治之至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

此言以下事上之義惟聖人為能盡也役猶為也得之不得猶言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自由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盛貌葛草名藟葛類施移也枝曰條幹曰枚回邪也詩大雅大明之篇懷来也子曰為純臣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身故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之大德曾不敢有君臨乎斯民之心則洵乎盡忠於君而仁之厚也是故君子務恭儉以求為仁信讓

以求為禮事雖已就則以為臣分而不自尚身雖已顯則以為君恩而不自尊儉於位寡於欲而務讓於賢卑乎已而尊人小其心而畏義以是而求事君得之亦由是不得亦由是以順聽天命詩云以莫莫之葛藟而施于條枚以凱弟之君子而求福不回此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而止於仁有事君之小心而止於敬詩云惟此文王能小心恭敬明事上帝初非有所徼邀而自能聿來多福此所以

厥德無邪而受四方來附之國也紊文王之事君也

一如其事上帝所以為德之純也舉文王而舜禹周

公可知皆以聖人而處君臣之疑故夫子特揭其心

以立教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

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

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此言名行相副之義也壹專惠善也子曰先王之法有謚以諱其名而尊之而必節取以壹其惠者誠恥夫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之為臣不自張大其事不自崇尚其功以求處乎情實過高之行不敢率循以求處乎篤厚於人之有善有功務彰而美之以求下乎賢人此皆自卑而不居其名之事然名勝者恥實勝者善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則愈敬尊之子曰

有如后稷之於天下其教民稼穡之為烈也豈一人之手足所能及哉其心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不過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案節以壹惠若文王為文武王為武是也後世虛文勝而謚號益繁非古意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六